

金銮九重，江山万里，
见证一段生死相依。
潋滟红衣，桃花箭底，
铭刻一代铁血传奇。

潋滟江山

潋滟江山

楚妆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潞江

楚牧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潋滟江山/楚妆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112-1312-9

I. ①潋…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3032号

潋滟江山

著 者: 楚 妆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封面设计: young

责任校对: 王 婧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5(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84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1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312-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卷 家事国事

楔 子		8
第一章	初见	11
第二章	同途	16
第三章	落霞	21
第四章	重逢	25
第五章	争执	29
第六章	铁箭	34
第七章	故人	38
第八章	假戏	43
第九章	和谈	47
第十章	嚼酸	52
第十一章	风月	57
第十二章	倾国	63
第十三章	赤龙	68
第十四章	立威	73
第十五章	婚事	79
第十六章	密信	85

目录

第二卷 马踏契丹

第十七章	出征	92
第十八章	旧识	97
第十九章	照怜	102
第二十章	离间	107
第二十一章	伤情	112
第二十二章	儿戏	117
第二十三章	护花	122
第二十四章	苦计	127
第二十五章	战火	131
第二十六章	惊闻	138
番外	杜若仙	142
第二十七章	画卷	148
第二十八章	夜宴	156
第二十九章	相斗	160
第三十章	诉情	165

目录

第三卷 箭指吴越

第三十一章	和亲	172
第三十二章	破壁	178
第三十三章	崖边	183
第三十四章	围城	188
第三十五章	攻心	194
第三十六章	琉璃	200
第三十七章	船戏	204
第三十八章	燕子	210
第三十九章	倾城	215
第四十章	伤心	220
第四十一章	婚礼	227
番外	松儿	234
番外	碧君	235

目录

第四卷 情殇人殇

第四十二章	玉瑕	240
第四十三章	夜奔	246
第四十四章	兵变	250
第四十五章	明志	255
第四十六章	跪尘	260
第四十七章	若仙	264
第四十八章	刺秦	268
第四十九章	君臣	272
第五十章	锦囊	279
第五十一章	疑忌	282
第五十二章	骗技	290
第五十三章	利箭	296
第五十四章	病狂	303
第五十五章	情殇	309

末 卷 团圆一梦

番外一	迟迟钟鼓初长夜	316
番外二	任意车	322
番外三	传说中的宫斗	325
番外四	小菜	329
番外五	苦心	333

『第一卷』 家事国事

家事为小，国事为大，是秦、陶两家共同的祖训。这短短八个字，会给这一对璧人带来什么？家国天下、江山红颜，又到底孰重孰轻？她说：

“天下人没一个能比得过他。”

他说：“就是不要大周天下，也要换得阿陶一笑。”

楔子

深秋，万物肃杀。朔风卷着一股子戾气，吹起满地灰土。落红黄叶飞舞其中，尚不知所向西东。

京北落霞山正被重兵围困，嗷嗷战马嘶声传越数十里之远。士兵虽是周国番号，穿着却似北方外族，长靴短衣，队列也远比平时常见的周国军队严明整齐。附近村落的民众无不惊惧，几疑是契丹已犯京城。

围山的军队严阵以待，弩车火炮都已架好，只等下令攻击。众人簇拥当中，一匹高大乌黑的骏马缓步踏到阵前。马上是个刚刚长成的少年，不过十六七岁，一身细密紧致的黑色短衣被软甲压住，长靴直到膝盖，穿着与士兵相仿，只有铁胄边缘隐隐露出的金色绣龙纹与众不同，张牙舞爪神态飞扬。

与这大战气氛极其不相称的，更与他千军万马拱卫的主帅身份不相称的，他竟是叹了口气。跟随在旁的白须老者侧头宽慰，“这也是不得已。”

少年点头，“打仗杀人，从来都是不得已，敌我皆伤，受损的都是百姓。所以孙子才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今天，唉，是真的没有办法。”说着他扬了扬右手，身旁的传令官立刻朗声大喝：“攻山！”

久候多时的火炮弩箭一齐发出，箭矢如雨，巨响连绵，天地为之震颤。大队分成数个锥形阵自四面掩上，缓慢却坚定地向上推进。

两个时辰之后，军队已从山脚推进到了山腰，山上不时有阵亡尸体跌落，刚刚下令的黑

衣少年在山下看见，微微皱眉。

他一提马缰上了山路，回头说：“战局已明。不如我再劝山上众人，让他们散去吧。”

话音甫落，随从还没有跟上来时，一支冷箭倏地飞至，却因他这一回头的仁义，利箭只是划过眼角溅出一道血痕，落入旁边的草丛。箭自山上来，此处处在战阵之后，距离遥远且是大风天气，足见射箭之人功力深厚精准。

白须老者忙唤人：“军医呢？王爷受伤了！”

少年摆摆手，“不妨事，先顾作战受伤的弟兄吧。”说着低头，右手在鬓边一划，擦去血迹，眼神就这么一转之间，正看见草丛里落的那支铁箭。

寒风里阳光若隐若现地薄情，却依然照出箭头上一朵桃花闪闪而动，光华灿然。

少年顿时僵住，片刻后抬头大喝：“传我命令，停止进攻！”

在漫山遍野的号令声中，他翻身下马，到草丛中拾起那一支桃花箭，仔细看了半晌，拿箭的双手竟然微微颤抖起来。

落霞山顶，位置最好的箭垛要塞。

此处箭垛正可俯瞰全山，垛后站着一位红衣女子，二十岁上下，身上红衣已然被汗水湿透，鬓边几缕黑发也湿答答黏在面孔上，形容一片狼狈，只有眼睛仍似搜寻猎物的苍鹰一般，奕奕生光。她正搭着三支连珠箭在弦上，瞄准了敌方主帅。

这是山上首领中排行第五的陶花，站在这里已经足足射了两个时辰，例不虚发箭箭伤敌。刚刚眼看敌方主帅上山，正好进入了她的箭距，她知道机不可失，急忙抓起一支箭射出去，那人却躲开了。她赶紧搭上连珠箭重新瞄准，陶花的三箭连发既快且准，少有人能躲，可是那人的随从立刻拥了上前。她还在这里苦苦寻找机会的时候，敌方的攻势却骤然停住，号令声此起彼伏，竟然收队到了山下。

陶花与在远处指挥的两位首领罗焰、何四对望一眼，均不解对方意图，只好原地站着观望一阵，并不敢马上收兵。

身后有兄弟说：“箭用得差不多了，得去库里取些。”

陶花看眼前一时没有战事，立刻回身跟大家一起去搬运箭支。

何四远远喊着：“五妹，你歇着吧，让他们去就行了。”

她伸手一抹额头大汗，摇头说：“不用，不累！”

山下。黑衣少年正在军帐内更衣，换上了士兵穿着。

刚刚自山上退下的副将踏进帐来，大声叫嚷着：“奶奶的，这山上有一个神准的铁箭兵，不，不是箭兵，是他奶奶的飞将军李广！幸亏来的是咱们，要是那田太师来，别说攻不上去，老命都得交待下！”

少年笑道：“我看她不似李广，李广终生不得志，应似楚国神射手养由基。恁是跟谁打，一箭就能定胜负，连白猿看到他举箭，都懂得流泪。”

副将将这时才看见他已经换好衣服，立时惊问：“王爷这是要去哪儿？”

“我上一趟山，叫昨天来过的那位首领下山谈谈。”

“我去就行了，这山上都是没规矩的悍匪，危险。”

少年笑笑，“我什么时候怕过危险？”

“是，是。”副将赶紧改口，“我知道您一向冲在最前头，但是，这事儿没必要您亲自去，找个弟兄替您跑一趟就成了。”

少年已经走到帐门口，回头一笑，“你昨天出征前去百香楼找小翠姑娘，怎么没叫个弟兄替你跑一趟啊？”

副将尴尬一笑，摸摸额头，“这个……这种小事您也知道啊。”王爷待下属向来亲如一家，他也就没有避讳，笑道，“这事儿，别人替不了啊。”

少年已经跨出帐门，脚到了外面，又笑着探回头来，“我这事儿啊，也一样，谁都替不了我。”

他徒步上了山，一路健步如飞，轻快得很。到了山寨附近，因着今天战事激烈也不敢马上近前，只是喊着：“我们长官请罗大侠下山谈和。”一边喊话一边向内猛瞧，看见山上众人仍在忙碌备战，几个箭垛旁边都是箭手，却没有他想找的人。

因为首战不利，罗焰听见谈和也就出来了，远远看见这个传话的士兵探头探脑的，他喝问一句：“瞧什么呢！”

少年向他一笑，“瞧大姑娘呢！”

罗焰这才发现人居然是昨天见过的山下军队的首领，不免惊讶，“怎么是你？你一个人就敢上山？”

少年一边同他向下走一边说：“怎么就不能是我？我信得过罗大侠，你是侠义正道中人，不会把我骗到半山腰里推下去。”

罗焰苦笑，“我就算有这个心，现在也不好实施了。”

少年平和一笑，随意说道：“我知道罗大侠品行高洁，不屑与官兵为伍，可你们这么硬来不是办法，白白伤亡而已。”

“这话昨天已经说过一遍，不用再说了。”

“好吧，那就说点昨天没说过的，你们山上是不是有一个擅使箭的姑娘？”说着他把那支铁箭拿出来。

罗焰不必看那箭支就知道他问的是谁，他十分谨慎，“你问这干什么？”

少年听他不愿明说，也不继续追问，反倒转开了话题，“这落霞山风景虽好，却是太过险要，你看前面这座山崖，跌下去九死一生。”

这个少年天然的亲和乐观，与他谈话交往都觉无比舒服妥帖，虽然明知是敌人也一样，因此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罗焰也就没有避讳，“这里是无情崖。听说有个姑娘与人私定终身，出了事遮不住了，她就带男人到这崖边，问他娶不娶，那男的犹豫，姑娘就跳下去了。”

少年点头，“女子肩负繁衍重任，一不留神可就掉进了万丈深渊。要我说，该把这负心人也一起推下去做个垫背。”

罗焰微觉奇怪，“你倒还真是好心，我还以为当王爷的个个好色无德，专会欺辱女子。”

“哪里敢欺辱她们？”少年笑了起来，“我小时候当过农奴，吃饭穿衣全都仰仗女人，什么三从四德那都是给达官贵人们看的，奴隶们谁顾得上那些。”说着他指指自己的脚踝，“这里还有个烙上的奴隶印呢，穿着靴子不好脱给你看罢了。”

罗焰有些惊讶，却也生了一丝亲近感，正想开口问问他怎么会当过奴隶的时候，却见那少年指完脚踝后重心不稳，身子一晃似要倒入山谷。罗焰虽然恨不得在战场上手刃敌首，此刻匆忙间却也是急急伸手一拉。

少年并未摔下，反倒是攀住他手腕猛地转头开口，“听说你偷偷喜欢陶花，是不是真的？”

罗焰刚才急着出手拉他，正心神不宁的时候，也没有多想就断然答道：“胡说！”

少年哈哈一笑，“那就好。”

罗焰顿时反应过来，这已经是把陶花的名字泄露了，何况他刚刚特地问及她，不免心下不豫。

少年笑道：“你不用担心，我没什么坏心眼儿，阿陶是我的亲人。”

罗焰知道陶花的身世，她早已没有了亲属，他重新警惕起来，“你是她什么人？兄弟么？”

“当兄弟也行，不过得先问问她，反正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她让我叫娘子那就叫娘子，让我叫娘亲那也得叫娘亲……”说着他一扬嘴角，“只要她高兴就行了，以前我倒是一直叫她姑姑的。”

罗焰更加怀疑，这少年看起来高大挺拔，年纪也差不了多少，实在不像是五妹口中那个瘦瘦小小的侄儿。他既然对他起了疑心，走路就有些迟滞，也动了折返的念头。

少年转回头来，正色道：“罗大侠，我既然已经跟你提过阿陶，就不会再让你回去了。”罗焰听此言正要疾步后退的时候，少年一声口哨，山路两旁密密站起两排箭兵，箭尖全都指着罗焰。恁是他武功盖世，也要先变成刺猬才能走得出去了。

这里刚过半山腰，正好进入官兵的控制范围，想来这些伏兵一早就已设下。

满山斜阳落霞之中，少年回头拱手，双目决然闪如晨星，“罗大侠，我无意为难你，只是无论如何不能拿阿陶去冒险，我怕你回去之后对她生疑而不利。等我见到她了，自然会向你致歉。”

第一章 初见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大周天下建国已有百余年，曾经繁华鼎盛，而自数十年前塞北契丹强盛以来，周朝天下逐渐衰落。二十年前，新帝登基，改元建安，江南节度使拥兵自立，以长江为界分出吴越国，朝廷疲于应付契丹侵扰，竟是讨伐不成。建安九年，契丹精兵更突袭幽州城，当时正驻幽州的太子赵齐及其幼子陷于乱军之中，铸成奇耻。周国自陷南北夹击，连年征战，时局动荡，就连曾是繁华之地的汴京，如今也大不如以往。黄昏将至，正值冷清冬季，整个城市慢慢被黑暗笼入，只有亭台舞榭、歌台娼馆，尚有几许光亮。

在微光之中，一只白鸽扑棱着翅膀，努力辨认出方向，停于一处府台窗下。窗内立刻伸出一只手来，托着十余粒小米喂给鸽子吃，解下它脚上的书信。

室内两三个人立刻凑了上来，“怎样？少将军有消息了吗？”

那解书信的老者细细读过之后，连连点头，“事已成。陶洪锡察觉不妙，连夜逃走，可是他的独子却在契丹太子府游玩未归。少将军当即设计，以陶洪锡幼子为饵，赚得陶洪锡和他长女来救，陶洪锡死于乱兵之手，临死前命女儿射死幼子，女儿倒是逃了。”

一个文官模样的人徐徐点头，“此事算是成了。跑了一个妇道人家，也没什么用。”旁听诸人马上附和。

契丹都城上京郊外无牙山，大雪扑人面。一位红衣少女伏于悬崖壁上，紧紧抓住枯藤，正是陶洪锡得以逃脱的长女陶花。天色已晚，前来搜山的契丹兵呼喝着收队下山。冬季的无牙山是一座雪山，行走不便，危机四伏，搜山也就只能草草看过而已。

天色渐渐晚了，陶花顺着枯藤攀了上来，手脚已经冻僵，只能摸索着理好衣服，裹紧了满是血污泥水的红袄，在风雪中下山。

因为心内焦急，越走越快，到半山腰时脚下一阻，险些跌倒。低头查看，竟是一个小孩倒在地上，瘦弱不堪，浑身僵硬，显然已经在这雪地中多时了。她探了探他鼻息，还活着，刚要伸手相救，随即想起自己是在逃命途中，救醒了他，又如何安置？

陶花一咬牙，不顾而去。已走出快半里路，却仍觉那孩子苍白面孔似在眼前。一瞬间想起自己昨日亲手射杀自己的幼弟，他的面孔也如那个孩子一样，小小的，毫无血色，喊着：“姊姊！阿爸！”却一声也未啼哭。他们的父亲一早就教过他们姐弟两个：宁流血，不流泪。

陶花此时却流了眼泪，拿袖子一抹眼角，又回上了山。

那孩子已全无知觉，她知道他命在旦夕，当即毫不犹豫解开衣服，将小孩捂入自己袄中。少女芳怀，本是多看一眼也不妥，此刻却也顾不得了。

夜风阴冷，雪花漫天飘着。陶花冻得瑟瑟发抖，仰望苍天，心中暗想：救了这个小孩，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离开上京，若是因此丧命在契丹，那这苍天可真是不公！

小孩在她怀中慢慢醒了，渐渐看清楚四周。风刀霜剑，雨雪不仁，万物都如刍狗，只有这一个怀抱，温暖如春。

乌云缓缓被风吹散，雪花虽然没停，月光却已透了出来。那女子仰头看着月亮，满头满脸脏雪污泥，连容貌都看不清楚，只有一双眼睛明澈似水，清爽得没有一丝晦暗。天地间的

污秽昏庸，到她眼里只剩下黑白分明。

她觉到他醒了，低下头来。他向她一笑，虚弱，却是温柔。

她赶紧扶他起来，两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默然在山上相互扶持着行走。

陶花本来是打算连夜赶路，可是看这小孩体力实在不支，就找了一个砍柴人歇脚的山洞进去。

她已经累得筋骨欲断，进去先倚在草堆上歇了一会儿，那小孩自己默不做声在角落找到火褶子，生起了一堆火。陶花看他不过七八岁模样，想自己七八岁时哪里会生柴火，知道他必然是生活困苦，于是伸手把他拉到身边，“你先歇会儿，姑姑来。”

她这几天来一直跟父亲在一起，去救弟弟时，父亲特地交待说汉话，以让契丹兵听不明白，这时随口也就说了汉话。她自己并没发觉，那小孩倒是看了她一眼，有点警惕。

陶花性格并不敏锐，她自幼练箭，眼里能看得住的就只有那一副弓箭，当下毫无察觉，接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家在何处？”

那小孩眼神里的警惕犹疑慢慢散去，也用汉话回答：“我叫小满，十一岁了。我没有家，爹爹妈妈都死了。”

陶花这才反应过来两人竟然说的都是汉话，不由一下子觉得亲近起来。她看他十一岁的年纪，长得却比自己十一岁的弟弟瘦小得多，微觉心酸地把他揽到怀里来。

小满转头问她：“你是契丹人吗？”

陶花立刻摇头，“不是，我是周国子民。”父亲时时要她牢记，一家人都是大周子民。

小满点头，“我也是周人，想回汴京去了。”

陶花欣慰微笑，“那咱们正可同路。”

两人把山洞里的柴草摊开铺在地上，和衣而眠，陶花看小满衣服十分单薄，就把他捞到自己身边，裹在大红袄里取暖，又覆了厚厚一层草在两人腿上。

第二天一早两人下山，辨明方向直奔南方而去。路上偶有遇见契丹兵，两人小心谨慎，也没惹上什么麻烦。契丹地广人稀，到傍晚时才看见一座小镇，问了问叫做锡兰，陶花想看看能不能买到马匹，就带着小满进入小镇寻找集市。

锡兰是个冷清小镇，她本来料着多半买不到马，却是刚到集市边上就看见一个年轻人牵着两匹在叫卖，而且体形健壮，堪比战马。陶花高兴地要上去问价，小满扯住她，“姑姑，这是个偏僻小镇，却有这么好的马匹，我看咱们还是别招惹他。”

陶花想想觉得有些道理，两人已经快走到那年轻人跟前，她目不斜视地穿行过去，正看见对面走来两个契丹兵。

陶花一愣之时，小满已经拉她到路对面的小桌子旁坐下，让那两个契丹兵从背后走过去。那两个兵士停在了卖马之人身旁，三人低声说话。陶花侧头看一眼小满，眼神中十分欣赏。这孩子虽然瘦小幼弱，心思却比成人还要深沉，他刚刚的怀疑果然应验了。

陶花侧着的头还未回转时，就听见对面有人大声说：“贵不可言哪贵不可言！姑娘你的面相贵不可言！”

她转回头来，这才发觉这是个算卦的小摊铺，对面坐着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先生，故意把胡子留得长及胸前。他身后挂着一面条幅，气势飞扬地写着几个不认识的大字。

她苦笑一回，低声说：“我不看相，就是坐坐。”

那老先生却不管她，摇头晃脑自顾自说下去：“换了旁人，求我李半仙看我也未必给看，可姑娘的相，不让我看我也要说说。姑娘你的面相可不是常人，这是母仪天下之相，将来是要进宫嫁给皇帝的！”

陶花皱眉不答，旁边的小满一笑，“你跟所有水灵灵的女孩子都是这么说的吧。”

老先生听见他拆台，转过头来看了看他，神情却瞬间凝住，声音低了下去，“这位小公子，你的面相，是君临天下、一统四方之相！这话可不要外传，我也怕掉脑袋的。”

陶花本来还有点半信半疑，还在想着这“母仪天下”是不是说自己最终会嫁给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契丹太子耶律澜，听到这儿，顿知荒谬——自己嫁给皇帝也许还有那么一丁点可能，小满要一统四方那是连边儿都摸不着了。

小满哼笑一声：“我是个叫花子，连家门都找不着呢，你吹得也太不着道儿。”

老先生连连摇头，“现在虽然还找不到家，可你出身皇室之尊，很快就会见到家人。”

小满微微一怔，还未答话，摊子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回头，“李半仙，这话我今天已经听你说到第五遍了！你也不想想，你捧臭要饭的捧到天高，也赚不到半文钱啊，我看，你还是继续捧这姑娘能做点生意。”

李半仙笑骂：“刘一刀，都说你削梨子不用起第二刀，可我看你今天要挨刀。”

刘一刀恼道：“你敢咒我！”

李半仙摇头而笑，“你看，说多了就会惹人生气，我没有跟这姑娘多说，就是因为她虽然母仪天下，却是命带桃花，情路坎坷哪——鼻梁太宽，性子过于刚强；目光似水，招惹情场是非。”

刘一刀扬起嘴角嘲笑，“这母仪天下的，还情路坎坷，你是越来越会诳了。”

陶花无意受这些愚弄，听见背后那两个契丹兵连同那卖马人一起走了，她也就站起身来拉着小满快步离去。谁知刚刚走出几步，就听见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她凛然一惊，正要起步飞奔，听见背后有人说：“陶小姐，我们是太子帐下的人，请你不必惊慌。”

陶花回头，是刚刚的卖马人，细看之下果然面相有些熟悉。她微一沉吟，说声：“好，我随你们去，小满你自己快走吧。”

卖马人忙道：“不可。”还没来得及解释，小满已经开口，“我不走，咱们患难与共。”

几个契丹兵已经远远围了过来，想走也走不脱了，陶花无法，只好跟着他们往镇外走去。

她刚刚离开，后面就有另一队契丹兵赶过来，带走了刚刚说话的刘一刀，四处找了一遍李半仙，没有找到，也就算了。

李半仙回到家里，连连惊怵，绘声绘色夸大其词跟老婆描述了一遍。李夫人说：“你这意思，是说今天老天有眼，让你铁口直断准了一回？”

李半仙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我刚走，那刘一刀就被人捉走了，看样子真的要挨刀！幸好我跑得快。我一看那势头不对，大姑娘惹上兵，那还不得赶紧收摊儿啊。”

李夫人抚着胸口，连连说：“谢天谢地。”

李半仙一边擦着额上的虚汗，一边说：“看来今天是老天爷照顾我李半仙的铁口直断，那就让我再来直断两句——咱们家一定平安兴旺，总有一日发笔大财，带一包金元宝回家，最好明天早上一出门就能捡个！”

李夫人照着他的老头皮猛敲一记，“说什么明天？谁知道明天老天爷还照顾你不？应该说今天！”

李半仙连连懊悔，“是啊是啊，该说今天的，可这铁口直断，说了就不能改了。唉——”

天色已渐黑，陶花刚走到镇外就看见了绵延军帐，不由心内暗惊：怎么这次来了这么多人？上次搜山不过一百人的小队，如今却似大队兵马。她心内惊疑，就将小满揽得更紧些。

小满显然也看出来形势严峻，他处变不惊，只是一笑，“咱们今天是亡命天下，命带凶煞了。”

陶花也被他说得一笑，紧张心情散去一些。跟这个小孩子一起，说话做事都觉说不出的舒适，凡事都不用费心多想。她也低声打趣道：“真有母仪天下那一天，你放心，我先来这里把你救出去。”

“我用得着等你来救？我自己就一统天下了，你还是先去救那刘一刀吧。”

“怎么？他也被抓了？”

“是，我们在街角转弯的时候，正看见他被绑住，那个嘴巴抹了蜜的算命先生倒是逃了。”

“你眼还挺尖的。”

小满哧地一笑，“我靠人施舍过日子，眼不尖嘴不甜心不黑能活嘛。”

陶花又是一笑，小满侧过头，神色严肃起来，“姑姑，待会儿你见了那个什么太子，眼尖点，嘴甜点，心也黑点。还有，别滥捕无辜，让他放了刘一刀。”

陶花还未回答，帐帘已经掀起。

一个锦衣贵胄的少年公子正在帐内来回踱步，颇显焦急。看见陶花进来，他挥退左右，大踏步过来相迎，“阿陶妹妹！我听师傅说，你往锡兰过来了，所以特地替下都察将军，接了这趟差事。”

陶花点头，“那天在刑场北边的埋伏是师傅带队的，他暗暗放了我一条生路，不然我怎能逃得过他的三箭连发？”

“你现在怎么打算？”

“回周国，报仇。”陶花答得十分利落，说完却觉到小满在身后狠狠拉了她一把。

果然耶律澜紧接着便神色不豫，“阿陶妹妹，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你父亲虽然在契丹为官十余年，却始终心向大周，既不愿训练士兵，也不愿为我契丹著兵书战册，只肯领兵征伐别的部落。我父皇倒也并未因此怪罪于他，本来以为他可在契丹终老，谁知周国来了密

使，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陶花想了片刻，问他：“你可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耶律澜摇头，“除了我父皇和萧丞相，没人知道是谁。”

“好，天网恢恢，终有一日要教他落在我手中。澜哥哥，我有一件事想求你。”

“你说。”

“我想请你帮我收敛父亲和陶若的……尸骨，”她只觉说出这两个字来，既生疏又疼痛，“将他二人葬在燕子河边，那里靠近周国边境，我爹爹曾说，如果归回不到家，那就在燕子河边终老。”

耶律澜点头，“好，都依你，只是你不必嘱托我，自己去不是更好？你今日跟我回府接棺，明早令我帐下侍卫送你出京，难道还有谁敢拦阻我的亲兵营不成？”

陶花微微抿唇，垂首不语。

耶律澜又忙补上一句：“阿陶妹妹，你别多心，我没有强留你的意思，我……我只是舍不得你走，我……”

陶花伸手拦住他后面的话，“澜哥哥，你放心，我明白你的心意，咱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对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只是……”她微微低头，望向别处，“我从小在草原上长大，这里虽然不是父亲的家，却是我的家。如今家中既然有变，我就想到草原之外的地方去看一看，我也想知道，周国山河，是否真如父亲所说的美丽？”

耶律澜眼中渐现失望之色，看着陶花的眼神也十分犹豫，似乎难以决定是不是让她走。

小满又在背后悄悄拉了她一下，陶花立刻警醒，知道此刻不能得罪耶律澜，于是柔声说道：“等我回去周国看过了，也许三五个月吧，再回来找你不好吗？到那时我就哪里也不去了，一辈子都心甘情愿做你的好妹妹。”她特地强调了“心甘情愿”这几个字。

耶律澜将她揽入怀中，“我才不要你做妹妹，咱们都已经长大了，我要你做我的妻子，每天陪着我。”

陶花在他怀中点头，“好，等我回来时，全都依你。”说罢她脱离温暖怀抱，拉起躲在帐篷一角的小满，就想出去。

耶律澜挡在门口，“我带你出去。不过，这个小孩，不能跟你走。”

第二章 同途

陶花皱眉，“他是因我才被抓，当然要跟我一起走。”

耶律澜轻轻摇头，“阿陶妹妹，你弄反了，他们要的是他，不是你。我送你出去。”说着过来要拉走陶花。

“他们是谁？”陶花颇为警觉。

“此次要我父皇剿灭陶家的人。他们已经不愿纠缠围捕你一个女子，但是这个小孩还是要的。”

陶花退后一步，紧紧揽住小满，想起这些天来的事情，想起小满的汉话说得如此流利，